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七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七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59)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決擇而欲  
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  
入海筭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  
不遍知急先務也大抵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  
馳騁乎高遠陷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  
學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曰學  
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學  
矣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  
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  
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  
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  
前言往行蓋兼畜而不遺矣其於裁量庶事蓋擬議  
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  
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爲也其於是書  
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數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初立  
興文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咸給祿廩召集良工  
剡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爲起端  
之首可謂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噫  
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嚮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悵  
默以空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爲天下福澤利益可  
勝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書而留侯爲萬乘師  
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鏤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  
一布不及十年而

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翰林學士王磐序



觀前古興衰治亂之迹鎔冶於胸而經濟之儒出焉  
歷代史冊繁矣鄉僻老宿或終身不睹全史皮藏家  
泛有丹黃恆困不終卷一二記誦之士矻矻窮年抑  
核於名物而遺取義之要截列制作不審損益得失  
之歸學無所衷故博聞而鈔適於用經世之務與史  
學歧爲二端不以病乎宋司馬溫公匯萃十七史采  
用雜史二百餘種作資治通鑑自綱常之鉅治平經  
久之規極諸軍國艱難措畫之際變而通之莫不裁  
以至當不易之理使天下後世曙然於法戒所在洵  
羣史之綱領求治之津涂也

日昌奉

命撫吳幸處東南亂定之後奏設書局首刊牧令  
書若乃通括治體經緯萬端上下數千年固莫盛於  
通鑑爰議覆鄱陽胡氏仿元本從二百九十四卷授  
工逆而上之已就四十許卷則聞胡氏板尙存其家  
輾轉物色購得之板至則二百八卷已下燬他卷差  
完新舊適相銜接新刊者八十七卷釋文辨誤十二  
卷起戊辰四月迄今年二月書成並上海致通鑑目  
錄宋刊本常熟致鄱陽胡氏通鑑外紀注未刊本次  
第付梓而蘇松太兵備道應君寶時先從嘉興所收  
鎮洋畢氏續通鑑板已議歸書局於是自伏羲降至  
元季編年紀事之書燦然大備外紀注本晦五十年  
復出與天台胡注並行豈具有數存邪嘗論古今賢  
豪任天下之重恃才學識三者而才與識生於學讀  
通鑑一書知夫用人行政開物成務強本抑末杜漸  
防微後之人百思不得者前之人先我行之或所未  
行存其說以詔來世而因時變通之道思深者有同

揆焉方今中原蕩滌百姓想望治平亟賴吾黨偉杰  
君子起而振之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請與海內  
士大夫勉勉焉共守是編其可乎時

同治八年春三月癸酉朔

諸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豐  
順丁日昌謹序



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  
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  
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  
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撫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止  
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  
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  
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  
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閣繕閱給  
吏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  
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  
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  
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  
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  
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  
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  
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  
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  
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  
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苟  
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聞焉者自

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  
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  
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  
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則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譏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難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

威衰繫生民休戚皆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髮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讎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墓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書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勰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

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咄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蠹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肆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廢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

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尙多蘇晉之割斷蓋鈔管臣贊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嚆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磻蠖居



無所措手足見論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

細務也而孔子先之先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

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

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治直之衆人之識近故必

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

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坤初六爻辭

則惕厲也見論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萬幾幾微也言言戒懼萬事之

始也見論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萬幾幾微也言言戒懼萬事之

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謂齊

喪七八矣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謂齊

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諸侯於襄王襄王不許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

然叔父有地而隤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

太叔之難太叔之難王出居于汭晉文公帥師納王太叔之難

之民則不衆於郟曹國居郟然歷數百年宗

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

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

於楚智伯之於晉晉大夫季氏自季友以來世執魯國之政

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卒不敢者豈其力

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異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

奸居見論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史記大國

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韓文公復字

其後訓又其後訓又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

周室微弱三晉彊盛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雖欲勿許

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

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

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夫音扶悖謂不天下苟有桓文

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

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

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壞音怪

呼君臣之禮既壞矣此壞其義爲成則天下以智力相

雄長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泯絕

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

不逮者一也不逮者一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

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射御足力

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其誰能待之

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此年見國語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息殺太子申生

定之賈公彥疏曰經引太史證之者太史史官之長其是也

取人之君相力音杜杜力軒云又弗備曰不敢與難  
無乃不可乎義逢臺皆能害人宋祁曰猶如銳利又字

甲以攻鍾氏鍾襄子將出曰吾可往乎走則豆伯怒帥車韓魏之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從才用翻長子穀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志屬上黨郡陸德明曰長子  
之長子大翻顏師古曰長讀為短長今讀為長幼之長非也  
約古今註曰城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淮南子曰鯀作城盛時征翻  
我章昭曰謂誰  
與我同力也  
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與春秋邯鄲午  
日邯鄲本衛地後屬晉七國時為趙都趙敬侯自晉陽始都邯鄲余  
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二十二年趙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十  
四年魏都邯鄲若敬侯已都邯鄲魏克其國都而趙不亡何也至顯  
王二十二年公子豹襲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  
趙方都邯鄲蓋侯侯從邯鄲不勝而死是年肅侯之三年也意此時  
侯也邯鄲音寒邯音丹陵多寒切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  
章昭曰浚讀當如宋音浚者疏濬也濁也深也  
又因而殺之  
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  
古者諸侯之大夫其  
主死則曰先主考左  
傳可見已屬勝玉翻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高三尺六尺沈  
寬產鼂民無叛意  
沈持林翻顏師古建書官義曰鼂龜也似蝦  
佃導雅曰鼂似蝦蟇而長隨蟻  
智伯行水  
行當下孟翻元後倣行之  
目如怒震與蛙同音下竭翻  
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  
兵車尊者居左執弓矢御者居車右  
是也翻魏長智氏之疆一為之御一為之右驂與參同參者三也三  
人同車則曰驂乘四人同車則曰驂乘左傳齊伐晉獨庸之越驂乘  
杜預註曰四人共乘  
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者廢車乘石證翻  
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絳水可以灌平陽也  
隋音大足趾也班志汾水出汾陽北山汾  
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應劭曰絳水出河東史記正  
西南平陽縣亦屬河東郡安邑魏絳始居邑平陽縣武子玄孫貞子  
始居之桓康二子之跗足接蓋各為郡邑處也水經註曰絳水出絳  
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北流而合於滄澗在絳縣  
界中智伯所灌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  
改有不可以一時所隔者蓋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之  
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今名佛泉源出絳山飛泉東湧潞波注潞  
壺三十餘丈壺地熱其山後入關死北道未嘗至河東也父襄因耳  
三歲少長齊地燕其之山後入關死北道未嘗至河東也父襄因耳  
學而致襄括地志成於唐之魏王泰泰者太宗之愛子  
致天下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為據  
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  
絳疵曰以

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  
夫音扶難乃巨翻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  
 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  
 何明日智伯以締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  
 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  
 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  
 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締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  
 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  
 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締疵請使於齊扶音  
並同難乃巨翻隆音江翻下也服也說輸芮經懷居經翻怠也危難  
如字難升緣翻借字也止也締抽締經周也康曰締當作締經諸諸書  
未有從締者疑借字余按姓諸締姓周縣分生支子封於締  
因氏焉爲趙之爲音于僞翻使疏吏經疵請出使以避禍也趙襄  
 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  
 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純讀二子  
 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  
 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  
 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姓諸張氏本自軒轅第五  
掌其職後因氏焉風俗傳云張王李趙黃帝所賜姓也晉有解張  
子張侯伯此晉國有張氏唐姓氏諸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  
陽氏第五子揮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襄子夜使人殺守隄  
 周宣王卿士張仲其後裔晉音爲大夫  
 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飛即兕翻又音如字解頤也卒藏沒  
翻說又史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  
題識其字大敗智伯之衆敗敗此處翻遂殺智伯盡滅智  
氏之族史記六國年表二晉滅智氏在周定王十六年上距懷  
輔果在族也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  
 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扶音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  
 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  
 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夫音扶帥雲夢之竹天下之勁

資治通鑑 一 周紀 威烈王

—  
—  
—  
—

二年魏文侯元年十八年韓景侯庚元元年其在國爵祿已久不  
能以王季威烈子遂因而命之議者重為周惜通官於此序三家  
之世

魏文侯使食采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轅咎仲以陳為

田氏徐廣曰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陳轅咎仲以陳為

開曰田氏二聲相近近為田氏夏戶雅翻每過段干木之廬必

式禮記云禾經唐人士志氏族曰李耳字伯陽一字耳其後有李宗嗣封

段干子則段干種也書武王士商容問杜雲其間巷以禮賢記

此禮國君無式土下之註云升車必正立據式小僕樂敬也斷古曰

式車前衡木古者立乘凡言長車四者謂後首橫式以禮教人孔穎達

曰式謂前後下顧也古者車箱長式尺四寸而前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

下去車鼎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本謂之較

較也車鼎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憑較故詩云倚重較兮

儀既設云式謂馬尾是也較訖岳翻四方賢士多歸之文

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又兩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

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

善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身自罷之掌山澤注云虞度也

者身往告之以雨而罷獵也樂音洛韓偕師於魏以伐趙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偕師於魏以

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

讜於己也也講和皆朝于魏通翻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

侯莫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樂姓也本自有殷微

樂羊呂為大司寇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漢為中山郡宋白曰唐定州

春秋曰狄鮮虞之地地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縣東北三十一里

中山故曰中山山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

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

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任座亦習

見當時鄰

國之事而為美言耳任音次問翟璜翟姓也音直伯翊又音秋姓

托今一作翟音才戈翻翟璜翟姓也音直伯翊又音秋姓

上音直戶光翻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

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

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

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音毗不比左高直

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  
則樂官知其才不才，樂音知其和不和。五聲合而然後成音，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文侯曰：管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考曰：戰時作車引重致遠少車居也。韋昭曰：古唯尺連轡自漢以來始有居者。子顯曰：三皇氏乘氍毹出谷口，車之始也。魏朝移轡。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食賤哉？子擊乃謝之。夫音扶行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顧頭會亂舉陶焉亮大理以官命族爲李氏實言量相也。爲理氏商討時肅發利與逃賊食木于得全安相意亮翻舞乃日經對曰卑不謀算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謂疎遠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相惠亮翻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班志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縣屬獨垣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魏初使吳起守之秦兵不敢東向至惠王時秦使伐魏韓魏其將公子卬殺西河之外於秦吳以餉魏指其息亮翻字式又翻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班志鄴縣屬魏西門豹魏令擊樂以利民子荷大論姓氏篇曰如有東門西事南宮北郭皆因居此類無他詭爾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傳有傳之以爲皆名傳芳通風九勿翻姓也。余按屈晉地時屈孫嘉封恩侯也。屈音符通翻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初李克曰：子言克、炘子之君者，豈